

★

我驻守的地方

19年前,新兵下连,我被分到了黄海湾畔某部,与刘公岛隔海相望。

部队营区坐落在海边。天气好的时候,站在码头就能望见对面的刘公岛。

我初到驻地那天,是一个冬日的清晨,海风刮在脸上有些疼。我站在码头上,望向前那片海。晨雾还没散去,岛是青黛色的,沉沉地压在海平线上。同行的老兵对我说:“那就是刘公岛。”后来,我才知道,刘公岛就是清末北洋水师的成军地。它见证了北洋水师奋勇抗敌的壮举,承载着中国近代史上沉重的“甲午之殇”。

这些年,我多次登上刘公岛。北洋海军提督署门楣上的“海军公所”4个大字、水师学堂院子里的青砖、锈迹斑斑的东泓炮台……这些斑驳陈旧的痕迹,诉说着一段远去的历史。历史的教训永远被人们铭记——战场打不赢,一切等于零;没有强大的祖国,没有为人民而战的军队,再坚固的炮台也只会是摆设。

我们连队荣誉室里有一张老照片,拍摄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单位刚组建时的场景。照片上,官兵穿着打补丁的军装,在坑道口排队,身后是光秃秃的山石。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小字:“喝苦咸水,住潮湿洞,以岛为家。”一位回老单位授课的老兵说:“那时条件艰苦,没有像样的码头,舰艇靠岸要靠人拉;官兵喝的是苦咸水,吃的是干粮和咸菜。”可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,我们的前辈们从零起步,学习各项技术,一步步把海防前哨建起来。

我们出航执行任务,会经过刘公岛的一侧。我有时候会站在甲板上,看着刘公岛的轮廓从舰艏方向慢慢靠近,再从舰艏方向渐渐远去。刘公岛的码头、炮台、灯塔,缓缓从我眼前过去,像一页一页翻动的书。

在我们码头管理所,有一本留言册,扉页上工工整整写着:“刘公岛码头所老兵退伍留言册”,下面是一行用蓝黑墨水写的字——“一九九一年,别了,我的岛。”往后翻,每一页都是一名老兵的手迹。有的或许是趴在船舷上写的,字迹看起来歪歪扭扭;“在岛上待了4年,苦过,累过,可走的时候,眼泪还是止不住。”有的只有一句话:“这辈子最最后悔的事,就是来刘公岛当兵。”还有一名老兵写道:“我不知道,离开海的日子,我还能不能习惯。”留言册最后一页,只贴了一张1寸黑白照片,照片上是个年轻士兵,照片旁边只写了一个名字和一个四川的县名。我想,这名老兵是把自己的名字和家乡的名字留给了老部队,也让一份刻骨铭心的滚烫回忆伴随自己一生。

刘公岛,成了我们工作生活中经常出现的“地标”。有一年冬天,单位深夜接到从刘公岛打来的电话——一个小男孩突发急性阑尾炎,急需出岛治疗。岛

守望刘公岛

■王光杰

上医疗条件有限,地方船只短时间内无法赶来,情况十分紧急。电话那头,孩子的父亲急得话也不说不利索。那声音穿过夜色,让我们整个值班室都紧张起来。

得到上级批准后,我们连夜备航。海面上漆黑一片,探照灯打出去,只能看见白花朵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地涌来。船晃得厉害,咯吱咯吱地响。船靠岸后,我看到那孩子蜷在父亲怀里,拳头紧紧地攥着。我们把父子俩接上船,立刻往回赶。医务兵蹲在旁边,一直握着孩子的手,轻声跟他说话。我站在一旁,看着那孩子紧闭着眼睛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快一点,再快一点。

船靠码头时,救护车已在岸边等待。看着救护车消失在夜色里,我们暂时松了一口气。后来,我们接到消息,孩子因为送到医院及时,手术很成功。

徜徉甲午故地,回首百年沧桑,我渐渐明白——时间的意义,远不能用长度来衡量。19年,对我的军旅生涯不算短,但放在这片海、这座岛的历史里,或许只是一朵浪花。可我们这一朵朵浪花,终将汇入守护海岛的浪潮。

每天清晨,我还是会习惯性地望望刘公岛。19年了,岛没变,海没变,守护祖国的使命没变。



刘公岛航拍。

王光杰摄

七里岗

■韩 莹

时,突遭敌军密集火力阻击,队伍一时陷入被动。危急时刻,政委吴焕先手持大刀厉声高呼:共产党员跟我来!将士们奋勇冲锋,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。

激战至夜幕降临,雨雪转大雨,敌我陷入僵持。在地下党和群众引路下,红军绕道叶县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,越过许南公路,于27日拂晓进入伏牛山,成功突围。

独树镇战斗是红25军长征途中一次关系生死存亡的战斗。2900余名将士在敌强我弱、天候恶劣的绝境中,粉碎了敌人的“围歼”阴谋,近百名指战员壮烈牺牲,200余人负伤。此后,红25军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,最终抵达陕北,被誉为“长征先锋”“中央红军之向导”。

漫步在这片红色土地,徜徉于泛黄史料与斑驳文物间,英雄的足迹清晰可辨。烈士事迹展厅里,红25军一位名叫胡久福的连长的事迹令人动容。他在战斗中负伤,被安置在村民何振繁家养伤,后被国民党民团抓到。面对威逼利诱,他凛然怒斥:“我是共产党员,家中3人参加红军。红军抗日,你们却打内战,算什么中国人!”胡久福被敌人残忍杀害后,乡亲们怀着悲痛的心情,冒着风险自发安葬了他。

在“军民鱼水情”展区,村民王永合的事迹令人动容。突围当夜,熟知路况的王永合冒雨引路。他浑身湿透、高烧不退,仍坚持送红军进入伏牛山才返程。事后为避国民党民团报复,他举家隐居深山,直至新中国成立才出山定居。一抔黄土埋忠骨,一腔赤诚护红军。烈士热血与百姓深情,早已融入这片土地。那座刺刀造型的纪念碑,直指苍穹,威风凛凛。1934年的雨雪早已消散,但雨夜里刺刀的寒光、红25军官兵的英勇呐喊,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精神丰碑之上。

金沙激流

■章熙建



在云南省禄劝县皎平渡航拍的金沙江。

新华社记者 吴 壮摄

领导根据这些地图,精准规划出西进的行军路线,并于当晚作出“28日野战军开始西转,求速达寻甸、松林之线”的决策。

4月30日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率中革军委总部进驻柯渡镇丹桂村,对抢渡金沙江作出具体部署。当晚,毛泽东赶到红军卫生部宿营地,看望林伯渠、董必武等同志,鼓励伤员们做好急行军和渡江准备。

翌日,毛泽东到达云南境内的金沙江边小会街。经过現地勘察,决定红1军团从元谋县龙街渡过江,红3军团和中央纵队分别从禄劝县洪门渡、皎平渡过江。

5月3日傍晚,刘伯承率中央军委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一部,以昼夜行进100公里的速度,赶赴皎平渡。先遣连连长萧应棠率战士乘一条小船渡至北岸,迅速控制两岸渡口;陈赓随后率2个营渡江,夺取通安镇,打通了渡江后的前进通道。

当晚,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率中央军委纵队从皎平渡口过江,在江边一个山洞里建立渡江指挥部,由刘伯承任司令员、陈云任政委,制定颁发《渡河守则》,统一协调指挥渡江行动。干部团在江北又找到4条大船和1条小船,动员37位船工轮流划船,为主力部队快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5月5日,中央军委纵队完成渡江。抢占龙街渡、洪门渡的红1、红3军团遭遇困境;洪门渡江流湍急难架浮桥,龙街渡江面过宽易遭敌机轰炸。毛泽东亲赴龙街渡,看到这一带地形险要,森林茂密,当即命令红5军团团长董振堂,率部在石板河一线构筑阵地,阻击尾随追来的国民党军万耀煌第13师,至少坚持3天3夜,掩护主力渡江。

红5军团以擅打阻击著称,接受任务当夜,石板河阻击战打响。董振堂率红5军团官兵,坚守阵地7个昼夜,挡住了1万余敌军的几十次疯狂进攻,使之无法向皎平渡靠近一步。

金沙江的滔滔江水,铭记着英雄红军铁一般的纪律和执行力——6条小船,2万余人,7个昼夜,红军以严明纪律渡过金沙江。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评述:“赤军在各方面之组织能力,确远优于南京及各省之军队……而赤军之对于服从命令纪律之严,亦非国民党军所可及。”

时任红1军团第2师供给处主任的蔡长风同志,也在回忆录《征途漫忆》中写道:“特别强调要服从命令听指挥,禁止抢上抢下。每条船都有一名干部掌握部队,配备一名船工负责驾船。船头船尾都组织了对空射击人员”“当时,骡马是部队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……我们采取了人乘船,马涉水,人引马走,马随船行的办法……过渡时,饲养员坐在船尾,拉紧缰绳,引着骡马随船行动”。

陈云在长征途中,曾撰写过一部3万余字的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。为使红军长征壮举见之于世,他化名“廉臣”,以一个被俘“国民党军医”的视角讲述长征。文中有句话:“红军之渡金沙江为自离江西以来,最险要亦最得意之事。”

“最险要”,在于当时的战役态势。中央红军连续两个多月转战滇黔,抵达金沙江时,前有大江,后有追兵。一旦渡江失利,后果不堪设想。

“最得意”,在于红军的英勇善战。党中央审时度势,率领红军采取兜圈子、大穿插等战术,用“铁脚板”将敌人拖疲拖垮。实施渡江作战更是奇招迭出,通过化装成“中央军”,不费一枪一弹巧取禄劝、武定、元谋3县;继而关键时刻使出“钢刀”,派军委干部团夺取渡口,为渡江赢得宝贵时间。长征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长的李一氓,在抵达陕北后写下约3万字的长篇纪实《从金沙江到大渡河》。文中写道:“红军就这样过了金沙江,说来或者有人不相信。”

皎平渡北岸的一个古老山洞,见证了红军渡江时刻的紧张与坚守——毛泽东过江后,就把江边一个天然岩洞选作指挥部。警卫员陈昌奉曾在回忆录《跟随毛主席长征》中,记录了这样一个插曲:

当时,毛泽东和刘伯承等同志在江边布置渡江方案,陈昌奉忙着在洞里打地铺、烧开水。毛泽东进山洞后,皱起眉头问陈昌奉:怎么办公的地方还没弄好?

陈昌奉说,附近没人家,找不到桌子、板凳。毛泽东严肃地对他说:江那边还有几位同志没过江,吃饭、喝水、睡觉是小事,工作才是最重要的!他和陈昌奉一起动手,把铁皮文件箱铺上油布当办公桌,就坐在背包上起草电报了。

石板河阻击战遗址,烙印着“铁路后卫”红5军团的不朽功勋——

5月3日拂晓,连夜赶赴皎平渡的毛泽东经过石板河,看到这一带地形险要,森林茂密,当即命令红5军团团长董振堂,率部在石板河一线构筑阵地,阻击尾随追来的国民党军万耀煌第13师,至少坚持3天3夜,掩护主力渡江。

红5军团以擅打阻击著称,接受任务当夜,石板河阻击战打响。董振堂率红5军团官兵,坚守阵地7个昼夜,挡住了1万余敌军的几十次疯狂进攻,使之无法向皎平渡靠近一步。

金沙江的滔滔江水,铭记着英雄红军铁一般的纪律和执行力——

6条小船,2万余人,7个昼夜,红军以严明纪律渡过金沙江。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评述:“赤军在各方面之组织能力,确远优于南京及各省之军队……而赤军之对于服从命令纪律之严,亦非国民党军所可及。”

时任红1军团第2师供给处主任的蔡长风同志,也在回忆录《征途漫忆》中写道:“特别强调要服从命令听指挥,禁止抢上抢下。每条船都有一名干部掌握部队,配备一名船工负责驾船。船头船尾都组织了对空射击人员”“当时,骡马是部队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……我们采取了人乘船,马涉水,人引马走,马随船行的办法……过渡时,饲养员坐在船尾,拉紧缰绳,引着骡马随船行动”。

四

明嘉靖十四年(1535年),謫戍永昌的诗人杨慎途经龙街渡口,写下《宿金沙江》:“江声月色那堪说,肠断金沙万

山河赋

“金沙江流水哗哗响,常胜的红军来渡江。不怕它水深河流急,更不怕山高路又长……”不久前,我来到云南省禄劝县皎平渡口,遇到陆军某旅官兵在此开展红色教育,他们正在合唱歌曲《渡金沙江胜利歌》。感受着金沙江的磅礴豪迈,听着官兵嘹亮的歌声,我仿佛走进那遥远的岁月,看到红军抢渡天险的英雄壮举。

金沙江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雪山,干流自川、藏、滇交界处奔腾而下,沿途广纳数十条支流,至四川宜宾与岷江汇合。它如一条巨龙在崇山峡谷间遨游,全长约3480公里,流域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。金沙江曾被称作“黑水”“绳水”“泸水”等。至宋代,因河中发现大量沙金,始得名“金沙江”。

古老江流千万年的馈赠与滋养,锻造出一方沃土独特的生存智慧。金沙江流域聚居着10余个少数民族,他们依据居住地的海拔和地形差异,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生活方式。居住在海拔较高地方的藏族、苗族、傈僳族,擅长种植荞麦、燕麦;居住在海拔中等位置的彝族,农耕与畜牧并重;居住在河谷位置的傣族,则熟练掌握水稻种植和捕鱼技术。

南方丝绸之路与滔滔江流交汇,碰撞出开放交融的不朽史诗。金沙江畔的龙街古渡与会理古城一带,散落着数十座古驿站、古关隘遗址。千百年间,藏彝走廊、茶马古道与南方丝绸之路在此交织融。徜徉于青石板铺筑的古道上,我仿佛能听到马帮的铃铃声。

位于金沙江畔的横江五尺道(古代官道,宽1.15~1.4米),沉淀着金戈铁马的血色光影。三国时期,诸葛亮率大军出征,“五月渡泸,深入不毛”,七擒孟获,归师走的就是横江五尺道。另一处金沙江东南方向的胜境关五尺道,正式筑于元代。明洪武十四年(1381年),沐英率30万大军经此南下,在白石江大败元军,平定滇南。

1935年至1936年,肩负民族救亡使命的红军,踏着胜境关五尺道西渡金沙江,从此势如破竹,逐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。

二

1935年4月27日,中央红军在云南境内连克白水、曲靖、沾益、马龙,前锋逼近昆明。28日,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到鲁口哨、大汤姑一带宿营。当晚,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负责人开会,研究金沙江行动部署。

历史演变的关键处,往往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缺一不可。金沙江中下游流域峰峦连绵、峡谷众多,且长年云雾缭绕。这种独特的地形地貌,对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大炮而言,如同天然克星,而对红军来说,却是天赐良机——红军可以凭借一双“铁脚板”,在高山峡谷间纵横穿插。关于“人和”,红军每到一地,总有当地群众踊跃地给红军当向导。

4月29日,中革军委发出指示,明确“利用目前有利时机,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”。“有利时机”,是指金沙江一线敌军防御力量正值空虚。这是红军将士经过两个多月机动作战得来的——

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指挥下,南渡乌江、佯攻贵阳。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恐慌,急令“剿匪军”第二路军总司令、云南省主席龙云派滇军主力紧急救援。但红军突然分兵黔东,把各路敌人引向贵阳以东集结。

诱敌离滇的战略目标实现,中央红军急转南下,并在沿途大造声势:“打到昆明去,活捉龙云。”龙云慌忙调孙渡纵队回援昆明,并调集各地民团前往增援。金沙江南岸的敌防御力量进一步被削弱。战局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料的“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,就是胜利”的有利形势。中央红军立即挥师向西,向滇中挺进,目标直指金沙江。

4月27日,中央红军有了一个意外收获:中央军委纵队先遣分队截获一辆国民党军车,车上载有云南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地图20余份。当天下午,中革军委